

年來二三

感慨事

-阿三哥-

以前我曾被教育，而以生存「具有四千六百年輝煌歷史的中華民族」之一員自傲。但來到美國不到一年，吓得多，看得廣了，我逐漸改變我的想法。我已不再認為我是個Chinese，甚而滿懷憤慨，因為我們的祖先自來被他們所卑視遺棄四百年來受盡欺侮，直到現在，我們的兄弟朋友仍被人騎在頭上，無法出頭天！

X X X

去年底，中美建交，我們的蔣總統半夜被叫醒來，還迷迷糊糊地，他就自願被打了一拳，牙齒掉了，血也流了！但他要我們學他強忍，做個好漢把落牙和血吞！——傷心事。然而他實在忍不住那口氣，所以又抓住機會，煽動無知的百姓，向美國特使瘋狂地攻擊。那時常聽到美國記者的冷語恥笑，無限憤慨。

接着來的「愛國自強基金」

的募捐和「越南教訓」的宣傳，愈使我氣憤不平。

早在年前，我就听一位當事人的朋友跟我講：我們的總統，有事沒事到處閒逛，為的是要替十大建設募錢，他到處請地方豪富吃飯，吃一頓的代價上百萬，台灣已号称「万万稅」了，加上這樣橫征暴斂還得了。當我看到XX市長捐了一千萬，同時又自誇要号召四、五十位朋友跟近的新聞時，我不禁想，如果我是個企業家、資本家，我一息趕快把資金外移，打死也不回去了！

不知該市長的那些錢是怎樣賺來的？天啊！一千万並非小數目！除非懂得歪哥的訣竅，坐收暴利，否則不知要花几年的心血、努力才能賺到這筆錢。成千成萬的台灣人甚至作夢也不敢夢到他一生能賺到它的十分之一。現在却因我們的總統半夜在床上被打了一巴掌，便要百姓猛出錢，買飛機大砲來保護他！我要問：三十年來佔我們中央政府總預算88%的國防軍費究竟幹什麼用去了？（註一）

X X X

去年，我碰到一位同鄉，他正用他父親的錢，請律師積極地為他們夫婦申請居留權。他說他父親甚至把讀者文摘上摘錄的「高棉淪陷記」寄給他們看，叫他們不要想回去了，如有條根留在美國。

半年來，我知道這一帶增加了許多台灣來的移民，甚至有人說最近房地產大漲，是因為台灣炒地皮集團轉移陣地的結果！更可恨的是我也听到一些政府官員的子弟已悉數來美，剩下兩老，每天口袋裡插著一把牙刷，等待領到退休金來美國作寓公。另一位黨國要員更不知恥地說：「美國這地方真好，但我還要回去多撈它一點錢，再回來定居。」

一位朋友不禁感慨萬分地對我說：「我也很喜欢美國，這裡自由、民主、富裕。在這裡，我可以過得很快活。我學的是本行，功課並不緊，家裡供應我生活費，所以打打工，也只為了興趣和磨鍊，我又有車子，也有一群相知的朋友，氣候又這麼好，我有如魚得水，悠游自在，心裡常是輕鬆愉快的。但自從去年年底以來，

我開始關懷台灣的現況、前途。我拚命閱讀我能找到的書，這些書給我切身的感受，深深地激動我的心，使我經常廢寢忘食，失眠，甚至熱淚盈眶。我發現我瞬間已從胡適、羅素等自由主義者榮高的殿堂，跌進了張俊宏的「一個煎熬的日子」裡——。

「我又發現了一批現代英雄，也彷彿找到了新理想。我更發覺我深愛台灣，看到它苦難的歷史，心裡难过！我想回去了，如果台灣不能住，跑到那裡也一樣了——。」

(註)立法委員張道藩在民國41年答胡適語：「我們今日政府預算案，其中要佔到百分之八十八的國防預算案，是秘密的，對立法委員也是秘密的，只有一個總數字，沒有細目。」見「雷震回憶錄」第75頁，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8年初版。

又王育德著「台灣一苦悶的歷史」中也提到「每年支出的軍費佔中央預算的80%。詳細的用途只有一部分人知道。」見第177頁。